373
Tall
資料室

10202
教科書文庫
1
101
10-[不明]
20000
32502

廣島大學圖書之印

徂徠先生學則徵

河内昌兆泰亮浚明
阿波齊藤嘱三五 仝較
伊齊高道昌伯起編著
美作貝 琮玉卿

東海不出聖人西海不出聖人是唯詩書禮樂之為教也

禮記祭義篇曾子曰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李翺復性書吳郡陸傪曰于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陸象山年譜先生自三四歲時思天地何所窮際不得至不食宜教公呵之遂姑置而曾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

373
Ta11
廣島大學圖書之印
廣島大學
教
32502
圖書

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者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百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有不同也故其啓悟學者多及宙宇二字

古之時楚雖大邦其左史倚相所為誦三墳五典九丘八索之書舍是無為學而後豪傑自陳良徒蓋北學於中國云

詩載馳篇控于大邦家語正論解楚靈王汰侈右尹子革侍坐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尚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又見左傳昭公十二年汪道昆新都講業論叔子何不為典墳丘索孟子滕文公篇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

則吾東方之民又奚適亦唯言語異宜鐘呂之饗爰居彼謂之侏儒鴂古者吾聆猶彼段使仲尼乘桴子路從之游亦未如之何已

詩烝民篇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詩魯頌閟宮篇保彼東方魯邦是茁世說言語篇孫策曰我東方人多才耳道昺曰東方謂我邦也禮記王制篇衣服異宜鸚鵡賦羨西都之汝壤識苦藥之異宜周禮奏黃鐘

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莊子達生篇有鳥止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班固東都賦僸佅兜離罔不具集李善曰孝經鉤命決曰東夷之樂曰侏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林離北夷之樂曰僸毛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然說樂是一而字並不同蓋古音百軽重也孟子趙岐注南楚蠻夷其古之惡如鴃鳥耳鴃博勞鳥也詩云七月鳴鵙應劭而後動者也韓愈與孟簡書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僸矣物子答藪震菴書吾視猶彼言吾邦視中國亦猶中國視吾邦以為侏僸鴂古者比也道昌曰昨古視字見列子孔叢子詰墨篇假使墨復起對之半陸機蒙士賦序借使伊人頗覽天道張銑注借假也言假使功成之人少覽天道論語公冶長篇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後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馬融曰桴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仲由亦人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論語子罕篇子曰吾未如之何已矣

有黃備氏者出西學於中國作為和訓以教國人亦猶易乳以穀虎迺於菟顛倒其讀錯而綜之以通二邦之志於是乎吾謂之侏僸鴂古者吾聆猶吾是則詩書禮樂之為教也庶足以被諸海表邪黃備氏之有功德　東方民至今賴之

唐書日本傳長安元年其王文武立改元曰大寶遣朝臣眞人者粟田貢方物朝臣眞人者猶唐尚書也冠進德冠頂有華蘤四披紫袍帛帶眞人好學能屬文進止有容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還之聖武立改元曰白龜開元初粟田復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玄默即鴻臚寺為師獻大幅布為贄悉

賞物貿書以歸續日本紀元正天皇靈龜二年遣唐
持節大使丹墀廣成副使藤宇合入唐吉備眞備從
焉留學二十年研覽經史博涉衆藝聖武天皇天平
七年學成而歸獻唐禮一百三十卷太衍曆經一卷
太衍曆立成十二卷測景鐵尺一枚銅律管一部樂
書要錄十卷授正六位下拜大學助天平勝寶三年
藤原清河為遣唐正使眞備為副使入唐七年正月
歸朝携先聖先師九哲之像到肥前創學建學業院
依奢禮典器物始修大學寮釋典之禮容具而可觀
累官右太臣正二位兼中衛勳二等詩小雅巷伯篇
寺人孟子作為此詩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四十四
載吾妻鏡跋曰文義僻轕又點倭訓繹之不易左傳
宣公四年楚人為乳穀謂虎於菟穀如口反於音烏
菟音徒宋景濂日東曲中土圖書盡購刊一時文物
故班班孤因讀者多顛倒莫使遺文在不刪自注其
國購得諸書悉官刊之字與此同但讀者語言絕異
又必侏儒順文讀下復逆讀而上始為句所以文武
雖通而其為文終不能精暢也易繫辭錯綜其數注

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
低一昂之謂也道昂曰蹇足以被之句法用郭象莊
子注海表謂我邦之東蝦夷靺鞨諸國禮記王制百
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左傳昭公四年齊有仲孫難
而獲桓公至今賴之

雖然易乳以穀虎迺於菟顛倒其讀錯而綜之吾謂
之侏儒鴂古者吾聞猶吾吾聞猶吾而詩書禮樂不
復為中國之言則叚使仲尼乘桴子路從之游目之
則是耳之則非彼迺猶鐘呂之饗妾居也已

莊子齊物論雖然請嘗言之王世貞贈李于鱗序若
妾居之駭鐘鼓

或曰一匹錦覆以聒之背面而殊均之旻物庸何傷

乎則安知夫中國無象尚且象之江北無橘或者假之以枳乎以此而誦夫楚人之頌能不惑其臭味者幾希夫中國之可有四海之所無亦猶是邪詩書禮樂中國之言而吾眎猶吾是其究必至於巴歈詩書兜昧其禮樂也哉

西都賦序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呂向云或者不定之辭翻譯妙義集夫翻譯者謂梵天之語轉成漢地之言音雖似別義則大同宋僧傳云如翻錦繡背面但華但左右不同耳譯之言易也謂以所有易其所無魯語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韋昭注庸用也論語先進篇子曰何傷乎漢記庸何傷乎韓非解老篇人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六書正譌韓子曰象者南方大獸中國不識但見圖寫者故又借義訓為形似也別作像非物子荅藪震菴書尚且象之言中國無象故以畫傳之象者像也字書有此說周禮考工記橘踰淮而北為枳晏子春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道昂曰楚人之頌謂屈原橘頌也左傳襄公八年季武子曰今譬於艸木寡君在君若之臭味也杜預云言同類也孟子離婁篇人之所異於禽獸者幾希趙岐云幾希無幾也上林賦注李善曰郭璞曰巴西閬中有渝水獠居其上好舞初高祖募取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巴渝舞也

副墨之子洛誦之孫執以廢其祖不知其可而況之子之孫非冥令之肯則羸氏之呂者以此而操觚乎籀斯之迹粲然盈簡而彼不可讀吾不可讀吾必從

事夫黃備氏之所為句有須丁有尾纍纍乎星羅擾擾然蜉蝣之來集而後可得而言也已

莊子大宗師篇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李云可以副貳玄墨也誦通也包洛無所不通也物子荅藪震菴書副墨之子指和訓洛誦之孫指迴環顛倒之讀詩小雅小宛篇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敎誨爾子式穀似之毛傳螟蛉桑蟲也法言學行篇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詩艸木疏冥令桑上青蟲蜾蠃細腰蜂史記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索隱曰按不韋傳云不韋陽翟大賈也其姬邯鄲豪家女善歌舞有娠而獻於子楚陸機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李善曰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也急就艸曰急就奇觚張銑曰觚木也古人用之以為筆也吾丘衍學古編籀文周宣王時史籀取蒼頡形意配合為之損益古文或同或異加之銘利鈎殺大篆是也小篆者秦丞相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書者比籀文体十存七八故小篆謂之八分小篆既有小篆故謂籀文為大篆詩邶風幡有莢篇中冓之言不可讀也論語陽貨篇好從事亟失時荀子不苟篇鈎有須揚倞曰鈎有須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鈎道昂曰須即鬚也莊子天下篇丁子有尾陸德明曰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補在上為首在下為尾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物子荅藪震菴書勾有須須者鬚也丁有尾出莊子借以言訓點也魏都賦纍纍辮髮李善云漢書曰諸侯纍纍從楚史記樂書纍纍乎如貫珠揚雄羽獵賦渙若天星之羅謝惠連詩星羅游輕橈班固西都賦星羅雲布牧乘七發擾擾若三軍之騰裝太戴禮夏小正篇蜉蝣朝生夕死蜉蝣小蟲名

是迺黃備氏之詩書禮樂也非中國之詩書禮樂也

則其禍殆乎有甚於侏儒鴟古者也哉然則如之何可也亦唯言語異宜其於黃備氏之業可訓以故不可誦以傳暫則假久則泥筌乎筌乎獲奥舍筌口耳不用心與目謀思之又思神其通之則詩書禮樂中國之言吾將聽之以目則彼彼吾吾有有無無直道以行之可以咸被諸橫目之民則可以通天下之志何唯東方

韓愈原道然則如之何可也漢書賈誼傳為左氏傳訓故注故讀作詁劉歆傳學者傳訓故而已師古曰故謂指趣也藝文志詩訓故十五卷師古曰故通指義也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為詁失眞耳周易震九四震遂泥論語子張篇致遠恐泥包咸曰泥難不通也莊子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王弼周易畧例注求奥在筌得奥棄筌柳宗元鈷鉧潭西小丘記清冷之狀與目謀管子內業篇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國語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列子仲尼篇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論語衛靈公篇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莊子天地篇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周易同人彖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則段使仲尼乘桴子路從之游且暮遇此則迺謂之東海出聖人也良不誣已是之謂學則迺申之以戒曰若能不為黃備氏者迺能為黃備氏者嘻若何必黃備氏之為

莊子齊物論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旦且暮遇之也班固幽通賦既訊爾以吉象兮又申之以烱戒說苑臣術篇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李摯龍贈王元美序故能為獻吉輩者迺能不為獻吉輩者乎儀禮弟子職先生施教弟子旦則溫桼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盡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旦謂學則

右學則一

宇猶宙也宙猶宇故以今言眎古言以古言眎今言均之朱離鳩古哉科斗具多何擇也

文子四方上下曰宇淮南子齊俗訓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体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憂易治亂古猶今也韓愈函懷詩視古猶視今說文宙舟輿所極覆也道昂曰陸九淵因宇宙一字義篤志聖學與李待郎及權郡書皆云十三志古人之學吾丘衍學古編科斗書者蒼頡觀三才之文及意度為之乃字之祖即今之偏傍旦也画文像蝦蟆子形如水蟲故曰科斗翻譯妙義集多羅舊名貝多此翻岸形如此方櫻欄直而且高長八九十尺苍如黃米子西域記曰南印建那神羅國北不遠有多羅樹林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采用

世載言以遷言載道以遷道之不明職旦之由處百世之下傳百世之上猶之越裳氏重九譯邪重譯之差不可辨詰萬里雖覆乎猶當其世孰若樊之身游身毒邪

二邦若否職汝之典左氏傳范宣子數姜戎曰言語漏泄則職汝之典任昉彈曹景宗文疆埸侵職是之典張華女史箴結恩而絕職此之典韓詩外傳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東都賦薛綜注越裳南蠻今九眞是也尚書大傳成王之時越裳氏重譯而來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溪恐使之不通重九譯而朝也崔豹古今注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貢晉起居注武帝泰初二年十月倭女王遣重譯貢獻班固典引上哉夐哉其書猶可得而脩也呂向注夐遠也上古遠乎其書尚可得脩治也太平

域廣記汝門玄奘俗姓陳偃師縣人也唐武德初往西玄奘俗姓陳氏博涉經論負觀初遊西域經百餘國卷解其國之語負觀十九年皈至京師住慈恩寺翻譯諸經史記大宛傳其東南有身毒國索隱曰身音乾毒音篤即天竺也

故之又故子孫雲仍烏能識其祖千歲逝矣俗移物

亾故之不可恃也烏能置身仲尼之時從游夏親受業邪宇與宙杲殊矣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言偃字子游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卜商衛人字子夏習於詩能誦其儀以文學著名爾雅釋親篇子之子為孫孫之子為曾孫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晜孫晜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郭璞曰仍亦重也雲孫言輕遠如浮雲

雖然不朽者文其書具存方夫世之未載言以遷也管晏老列亦類也何惡其道不同也不求諸道而求諸舜不昧者心邪朱離鳩古何嘗言與言殊其所以錯舜者亦殊耳吾奉于麟氏之教聆古修舜習之習

之久與之化而辭氣神志皆肖辭氣神志皆肖而目之眎口之言何擇夫然後千歲之人且莫過之旻之謂置身仲尼之時從游夏親受業也旻之謂與古為徒也亦何假彼之故為

魏文帝典論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漢書藝文志管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史記有列傳晏子八篇名嬰謚平仲相齊景公孔子補善與人交有列傳老子鄦氏經傳四篇鄦氏傳其學列子八篇名禦寇先莊子莊子補之李子鱗與王元美書不朽者文不昧者心明史文苑傳李子鱗諱攀龍號滄溟濟南歷城人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李子鱗贈王元美序視古修辭寧失諸理周易乾文言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莊子人間世篇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旻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

右學則二

數車無車而有車之名古之道也非聃言之失也道可道非常道聃言之失也夫自聖人而有道之名聃豈非邪祛其知弗及聖人教之無術也務求喻之不竢乎生乃舍物而言其名言之雖巧乎孰若目睹且也徒名無物空言狀之故其言愈繁愈舛言之者以臆聽之者以臆曼衍自恣莫有底止徒翫其華弗食其實旻無它也以聖人教為不足欲勝而上之多見

其不知量也已

老子三十九章故致數車無車考工記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車有六等數賈誼鵩鳥賦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莊子寓言篇因以曼衍所窮年史記莊周傳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左傳宣公三年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也詩小雅祈父篇靡所底止毛傳底至也左傳文公五年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左傳桓公五年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論語子張篇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雖然聃之言禮諄諄乎度數之弗遺故棄聖絕學非其本心者彰彰乎明哉祇其操心之銳務求言之其於人也急欲傳之知不竢乎生也

詩大雅抑篇誨爾諄諄注音脣詳熟也孟子萬章上篇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莊子天道篇禮法度數老子十九章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又二十九章絕學無憂書伊訓嘉言孔彰說文彰明也孟子盡心篇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

夫六經物也道具存焉施諸行事深切著明聖人之惡空言也天何言也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教之術也不憤不啓不悱不發竢彼生也不知焉者謂之愛也生斯無禦非自外錄也非襲而取也故聖人之教貴乎格求行之者也故唯物聃也者務言之者也夫言之者明一端者也舉一而廢百所以害也

史記大史公傳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論語陽貨篇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也論語述而篇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示之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皇侃曰憤謂學者之心思義未得而憤憤然也啓開也悱謂學者之口欲有所諮而未能宣悱悱然也發明也孟子告子上篇仁儀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公孫丑上篇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趙岐註密聲取敵曰襲晉語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周易繫辭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韓康伯注物事也孟子盡心上篇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後儒乃非聃而倣其尤言之弗已名存而物亡仁義道德之說盛而道益不明方今之世滔滔者天下皆聃之徒哉又安知天下之教莫尚焉是豈有古今哉故吾退而求諸六經唯其物

左傳莊公二十一年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說文尤過也論語微子篇滔滔者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滔滔者周流之貌

右學則三

古有聖人今無聖人故學必古然無古無今無今無古今詎可廢乎

莊子太宗師篇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世世相望孰匪古孰匪今故通古以立極知今以體

之差世世以觀其來其於民俗人情猶眎諸掌邪

孟子公孫丑上篇武丁百天下猶運之掌也

夫古今殊矣何以見其殊唯其物物以世殊世以物殊蓋自秦漢而後莫有聖人然亦各有所建焉祗其知不周物所以無聖人也雖然業已有物必徵諸志而見其殊以殊相映而後足以論其世不爾懸一定之權衡以歷詆百世亦易易焉耳曼直己而不問其世乃何以史爲

周易繫辭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史記蘇秦傳業已屈首受書注業者素也本也申子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蘇軾荀卿論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曼其意道昜日乃何以史爲用論語之句法

故欲知今者必通古欲通古必史史必志而後六經益明六經明而聖人之道無古今夫然後天下可得而治故君子必論世亦唯物

鬼谷子返應篇反以知古覆以知今

右學則四

聖人之道猶和風甘雨邪物得其養以生生斯長豈有窮已乎君子以成德小人以成俗天下錯諸陶鈞

之中聖人之道爲爾

晉東晉神亟詩習習和風李善云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曰習習和舒之貌班固東都賦注李善曰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頌平則祥風至宋均曰即景風也其來長養萬物尚書考靈耀曰熒惑順行其雨時也鄉陽書聖王制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者爲鈞以其能制器爲大小比之於天也

故君子錯身于斯藏焉脩焉息焉游焉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德慧術知於焉而出博厚高明於焉而至日躋月烝不知然而然故曰於我何有哉

中庸篇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孟子盡心篇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中庸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詩長發篇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注躋升也詩小雅漸漸之石篇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注烝進也莊子達生篇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論語述而篇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我哉帝王世紀擊壤歌帝力于我何有哉

譬諸植草木枝葉華實豈一一而傅之哉所務本根之培已棘猴王楮雖巧乎非人人所能也雖有巧人亦不能周物也故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本立而道生貴夫生也

論語子張篇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艸木區以別矣韓非子外儲說篇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俸王曰我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

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毋猴乃可見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其毋猴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為棘刺之毋猴何以理之曰以削王曰吾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列子說符篇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論語子張篇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孟子盡心上篇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論語學而篇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彼謂窮天下之理謂察一念之微不知道之言也故辨是非別淑慝疏瀹澡雪剔抉以盡不俾一毫人欲之存者皆非也段使盡之苟不有所養其介然小者安能長乎亦舊耳無術之過也

史記樂書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道昌曰彼謂指濂洛關閩諸公也天理人欲者道學先生之常言書畢命旌別淑慝注淑善也慝惡也莊子知北遊篇老聃曰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陸德明曰瀹音藥漬也韓愈進學解屹羅剔抉注剔解骨也抉音決抉出也孟子盡心下篇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道昌曰介音戛倏然之頃也漢書霍光傳贊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

自秦以功令治天下禮樂泯焉其流風餘烈被百世未已申韓之道移人耳目以至今日長養之道漸而殺伐之氣塞宇宙後賢人君子皆生其中所以差故學道者立其大者而小者後之

孟子公孫丑上篇故家遺俗流風善政漢書藝文志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公終其身諸侯不敢侵師古曰京河南京縣說文澌流冰也後漢王霸傳河冰流澌風俗通冰流曰澌家語論禮篇志氣塞于天地孟子告子上篇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右學則五

君子不輕絶人亦不輕絶物所以成其大也睹夫生已凡天地萬物之情棼縕交結雜以成文陰陽相仍禪易弗居辟諸糾纆剛柔相苞曾曾無盡喻如剥蕉不可得而窮詰已故曼非淑慝無適無莫大氐物不得其養惡也不得其所惡也養而成之俾得其所皆善也媿人虎貌糅稗第於穀惡已

孟子離婁上篇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曼絶物也周易繫辭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又曰物相雜故曰文莊子富言篇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周易繫辭上下無常剛柔相易鶡冠子福與禍如糾纆也方干詩剥蕉十指轉籌疾舞柳細腰隨柏軽五燈會元剥蕉而皆盡不可窮屈論語里仁篇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注適親也莫疎也雖然天地不厭虎狼雨露不擇稗第聖人之道亦猶若曼夫其不得已而去之遠之扶之殺之惡其害於仁也非惡其惡也故惡不仁之甚好仁之不至也舜

選於衆舉皐陶其誅四凶非所稱也聖人之世無棄材無弃物堯舜之民比屋可封豈皆公侯之材哉亦非啓而宥之謂其有裨乎治也察通言采芻蕘其人豈皆賢邪毒已疾苓有時乎帝它山之石攻玉不善人善人之資是聖人之所以成其大也

孟子告子上篇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道昂曰荑音蹄稗蒲賣反書舜典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左傳文公十八年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論語顏淵篇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論語泰伯篇子曰人而不仁疾之甚亂也老子二十七章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劉子適性篇良匠善能運斧故無棄材韓愈送張道士詩大匠無棄材論衡率性篇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比屋而誅舜典云流宥五刑孔安國云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好察邇言詩大雅板篇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毛傳曰芻蕘新采者莊子徐無鬼篇蕘也其實堇也枯梗也雞靡也承雩也是時爲帝者也陸德明曰本作丞囊云一名豬苓根似豬卵可以治淫蕘艸有迭相爲用詩小雅鶴鳴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鄭玄云他山喻異國毛傳攻錯也老子二十七章不善人善人之資也王注資取也

故善惡皦皦先王之封疆朡矣邪正閶閶仲尼之區域削矣皆儒者之罪也是故諸子百家九流之言以及佛老之頗皆道之裂已亦莫有不由人情出焉故

有至言

說文、皦、明也、漢史董仲舒傳、民日削月皦、師古曰、皦音皎、轉蹇踧也、史記魯世家、大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註、斷斷、鬬爭皃、音奐、竹及索隱讀作鬥鬥、音銀、莊子天下篇、道術將為天下裂、莊子田子方篇、孔子曰、猶假至言以脩心、

夫聖人之道盡人之情已矣不爾何以能治而安之哉故荀立其大者撫而有之孰非聖人之道也漢顓門之學人殊其說亦傳所聞於師七十子自出無繆語失得更有之並存而兼焉道不弃也穎達作疏乃執一家之言明作大全而穎達亦廢矣學之益陋所以弗及古也故學問之道荀立其大者貴乎博不厭雜寧闕疑以竢夫生

漢書儒林傳、嚴彭祖、顏安樂、各專門教授、道昌曰、顓古專字、陳達明通紀、成祖文帝永樂十二年甲午十一月、命胡廣楊榮金幼孜等儒臣纂脩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莊子庚桑楚篇、鳥獸不厭高、論語為政篇、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

右學則六

雖然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豈翅處世雖學問之道莫不皆然已天命之謂性人殊其性性殊其德達財成器不可得而一焉

論語堯曰篇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韓愈應科目時與人書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中庸天命之謂性

孔門諸子各得其性所近者豈仲尼之教有所不足乎譬如時雨化之莫不生焉已大者大生小者小生豈不欲小者大生邪實命不同君子知命故不強之及乎器之成也雖聖人有所不及焉故聖人不敢強之

韓愈書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偏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孟子盡心篇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詩召南小星篇寔命不同毛傳曰寔是也舊本寔作實蓋傳寫之誤

是故人可皆為聖人者非也性可易者非也君子之不器水可舟而陸可車者非也世俗所尚人也非天也故務世俗所尚以求人知者不知命也

論語為政篇子曰君子不器莊子天運篇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

夫六經殘缺矣生於今世孰見其全命也僻邑無師友命也家貧無書命也雖然心誠求之天佑之仕不優無暇命也故己不能學者喜人之學也力能使人學者使人學也雖不學猶學也何必才知德行出諸己而後愉快乎故命也者不可如之何者也故學而

得其性所近亦猶若是夫建其財成器以共天職古之道也故學寧為諸子百家曲藝之士而不願為道學先生

漢書藝文志周室既微六經殘缺周易火天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論語子張篇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漢史酷吏傳序惡能勝其任而媮快乎師古曰媮苟且也曹植贈丁翼詩君子通大道無願為世儒注論衡曰說經者為世儒呂向曰言君子當通達大道無為時儒之教以自局促其志明世說德行篇邵吏莊嘗云願為眞士夫不願為假道學宋史道學傳邵雍堯夫次及濂洛關閩諸子宋史尹焞傳士大夫名程氏之學曰道學

右學則七

徂徠先生學則徵大尾